



# 母亲和她幸福院的亲人们

□唐林

幸福院周边的山不高，但葱郁，好看；石板路不宽，但光滑，好走。20年后，我再次来到这里，寻找对母亲的记忆。进入院子，院坝干净，曾经留下的脚印似乎还有痕迹。从青石板走过，上五步石台阶，坐在屋檐下，听着有节奏的雨滴声，闭上眼睛，时光似乎倒回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那一幕幕往事慢慢向我袭来。

## 1

晴朗夏天的早晨，一天中的第一缕炊烟从瓦缝中飘出，阳光从樱桃树梢穿过，慢慢钻进了东边底楼屋的门缝，妩媚的阳光敲醒了这里的老人和孩子，院子沸腾了起来，新的一天在晨光中诞生了。七十多岁的老人张二妈、李三妈、赵么妈微弓着背，开始打扫院坝。四个稍年长的孤儿，两人一组抬着水桶去一公里外的水井抬水。年近八旬的李三公已准备好砍柴的斧头和背柴的绳子，慢慢推开了木门，一会儿就消失在了阳光和雾气夹杂的朦胧中。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母亲都是围着柴火灶做能让孤儿和老人吃得饱的早餐，母亲美好的青春似乎就在这烟熏火燎中慢慢流逝。近30年里，母亲送走了十多位老人，抚育了十多个孤儿走出幸福院。这平凡而沉默的过往，只有自己经历了养儿育女、照顾年迈的父母之后，才从心底里感受到了母亲的平凡与伟大。

乡下人把过春节叫过年，幸福院常年近20个人的大家庭，十多个不同姓氏的孤儿和老人围在一起，年夜饭必不可少的是母亲给每人发5块钱的压岁钱，在当时的乡村，这是大钱。年夜饭是一年中丰盛最盛的晚饭，桌上有八个大土碗，碗里装满了大鱼大肉。吃完年夜饭，老

人们围着火炉守夜，柴火烧得很旺，把老人们的脸烤得通红。老人们轮流讲他们的往事，讲有过的丈夫，有过的子女，疼人的父母，讲最终他们都是怎样地离去。他们还讲自己来幸福院后，这里有饭吃，不挨饿，有衣穿，不受寒。孤儿们吃完饭就到门外放鞭炮去了。到下半夜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回到房间去睡觉，年就算过完了。

## 2

孤儿们到18岁时就要离开幸福院，回到他们来时的地方独立生活。一个一岁时被母亲抱着来这里的熊姓孤儿，从进门那天起，熊家会这个真名就没被叫过，都叫她熊姑。18岁时，她离开院子这天，硬是抱着母亲泪流满面不愿离去，她说她的家在这里，她的母亲在这里。院子里老人和孤儿都彼此当亲人，我的母亲自然成了老人的女儿和孤儿的母亲的双重角色。作为女儿，是为老人们养老送终；作为母亲，要哺育孤儿长大，在孤儿们结婚时坐在堂屋上接受作为母亲的跪拜。每当有这样悲喜的日子，老少都忍不住要流一场泪。

老人们生病了和弥留之际是最要紧的日子，饭要喂到嘴里，半夜得给生病的老人翻翻身，要离去的老人什么时候离开，还真看不出个准，多的时候要守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夜晚，母亲不愿让这些孤独的老人在没有人的陪伴下孤独地离去。

## 3

父亲在县城工作，每年都会给幸福院拉两车煤，乡亲们只要

听说幸福院的煤到了，都会挑上箩兜，背上背篋来运煤，很快一大卡车煤就搬进了幸福院里。乡亲们酒足饭饱之后，母亲让所有运煤的乡亲都自己挑最好的煤，能装多少算多少，挑着背着回家，也算是运煤的报酬。每当母亲把乡亲们送出大门外，看到乡亲们说说笑笑的背影，母亲站在夜色下，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满足。

春绿秋黄，日落日出，20多年的光景似乎一晃而过，但靠每天周而复始堆积起来的日子，似乎又很漫长，檐沟边的一股涓涓清泉常年都一个节奏地流着，开关门时的叫声始终是那样叽叽嘎嘎的，天天都在重复，年年岁岁的时光似乎在这里静止了一般。在对孤儿和老人迎来送往的岁月中，母亲也在老去，似乎越来越拖不动这个大家庭了。在她50岁那年，乡里找了个从部队退役的王姓青年接任了幸福院院长。

## 4

母亲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上午离开幸福院的。早饭后，孤儿、老人和几十个乡亲，还有公社党委的魏书记都聚在院子里。魏书记说，母亲作为一个有近30年党龄的党员，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，含辛茹苦抚育孤儿、照顾老人，几十年每月只有10块钱的工资，现在不当院长了，也没向组织伸手要过一分养老钱。母

亲叮嘱老人们冬天少出门、孤儿们大热天不要下河游泳，不安全。母亲又说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是共产党解放了她，公社安排的事就要做好。

临走时，母亲和老人、乡亲们拉了拉手，抱了抱孤儿，上车的时候大家眼里都噙满泪水。

母亲到县城生活了几十年，有时也会回到幸福院去看一看。尽管母亲在岁月中慢慢老去，有些记忆开始模糊，但幸福院那些人和事，母亲总爱在我面前清醒地提起，对那些老人和孤儿的记忆似乎从来就没滑走过。

母亲85岁时，身体越来越差，也意识到可能时日不长了。在还勉强走得动的时候，母亲让我陪她再到幸福院去看一看。这时幸福院已搬到了乡上漂亮的新家里，昔日的木屋、土墙屋已拆掉。满头白发的母亲，有些吃力地躬身拾起一小块瓦片，一直拿在手上。我也拾起一个锈蚀的小瓷盅，瓷盅上面的字有些模糊，好像写的是为人民服务。天色渐渐晚了，只听母亲轻轻地说该回去了。我扶着母亲沿着来时的路，融入了披着晚霞的暮色中。这时我突然想到这样的诗：“一片叶落在哪里都是归宿，一朵花开在哪里都是芬芳，一个人走到哪里都是生命。”

(作者系重庆某文化单位退休干部)

# 南川香炉峰有一个古老地名叫“官地” 这里真是古南川官府所在地吗？

□余道勇

在南川南城街道、金佛山北麓，有一座山峰，犹如人们在大金佛前设立的一座供奉金佛的香炉，名为香炉峰。香炉峰山腰间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，有一个古老的地名叫“官地”。这里背靠金佛山，依托香炉峰，俯瞰南川城，是古时人们从南川城登顶金佛山的交通要道。据当地人百年传说，这里之所以叫作官地，是因为它曾经是宾化砦(南川的古称)所在地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是金佛山地区官府所在地。

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前去一探究竟。

## 世世代代的传说

我们从南川城出发，经半溪口到双河水库，沿盘山公路一直到官地村。过去的山间小路，现在已修建成公路，交通大为改善。

蒙蒙细雨中，官地村老支书带领我们参观万天宫，并走访当地老人。他说，万天宫与古宾化砦(zhà i)、砦子顶都曾经是古代建筑群，现在仅存遗址。新修的万天宫是个三合院形式的平房，正中门楣上写着“万天宫”，大殿里供奉着川主、孔子和观音等神像。

一块古老的四棱碑，让我们了解到万天宫大约始建于清代前期，与湖广填

四川有关。明末清初，由于战乱、瘟疫、天灾等原因，金佛山原住民逃离或亡失。清初实施大移民政策，大量湖广百姓进入金佛山地区。他们不仅要顺应当地信仰风俗祭祀川主，还需要延续儒、佛文化，于是移民们建造了佛道儒合一的万天宫。

今年87岁高龄的老王介绍，官地村大长湾以前叫大场湾，是古时南来北往的人交易、打尖的大场，现在那里还有瓦砾、石柱桩基等痕迹。当地人的祖辈有一个传说，官地就是古宾化砦所在地，而屋后的砦子顶，则是一处攻防兼备的山寨。现在砦子顶上还有建筑遗迹。

万天宫只是清代以来湖广移民文化的象征，而宾化砦则需向更早的北宋去寻觅。

## 神秘的宾化砦

说到宾化砦，不得不从南川的历史沿革说起。南川建于唐贞观十一年(637年)，时称为隆化县，后为避唐明皇李隆基的讳，改名为宾化县。

金佛山地区历来是南平僚人聚居地，经历五代十国战乱之后，宾化县曾一度被僚人控制，中央政权鞭长莫及，人口锐减，财政贫乏。北宋年间，宾化县被降格为宾化砦，南川县治一度中断17年，

直到北宋熙宁三年(1070年)，北宋朝廷平定僚人李光吉三族之乱，才恢复隆化县之名。

那么，这个由僚人控制的宾化砦治所在哪儿呢？据村民口口相传，官地就是宾化砦所在地，因为当时宾化县被撤销，而僚人控制的宾化砦就代表着金佛山地区的官府机构，“官地”之名由此产生。如果这个推测成立，那么，神秘的南川“宾化砦”治所可能确实在官地一带。

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，我们沿着一条很窄的机耕路往香炉峰方向的大山深处走去。车行两里许，有一山谷坡地，掩映在群山环抱间。村民说，那片山谷坡地，就是传说中的古宾化砦遗址大场湾。由于天气原因，我们无法靠近那个山谷。而此时，我们所处的位置，正是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。

难道古宾化砦真是近在眼前？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宾化砦设置于宋皇祐五年(1053年)，是北宋政权把原宾化县降格为砦而设置的机构。

民国版《南川县志》记载：“邑东三十里半溪之右，香炉峰东北山半，名曰官地，相传为旧县治……治平中，有熟夷李光吉、梁秀据唐南平僚地作乱，伪为生僚行劫，筑城堡，缮器甲，边民患之。熙宁三年，转运使孙固遣兵使冯仪图之，进

兵复宾化砦，为隆化县。”

此外，《资治通鉴》《蜀中广记》等典籍中，亦有关于宾化砦的记载。

## 古宾化砦所在地

宾化县被降级的17年间，宾化砦的治所在哪儿呢？

那时候，南川县城尚无城池城墙，既然宾化县被撤，宾化砦治所应该不会在现在南川城所在地。据1851年清咸丰南川地图显示，有一条大路从现在的南川坝经官地通往香炉峰和金佛山，说明其时官地是通往金佛山的交通要道。而据民国《南川县志·古迹》记载，官地“山足溪边石壁近水处，旧刻有李光吉三字，廿余年前居人犹见之，今为沙雍，其对岸流水崖杨氏宅畔，锄土曾得壘碟墨砚等器，碟面亦有李光吉字。”很可惜，这些瓦片壘碟之物没有保留下来。

南川县志的记载，说明这种带有“李光吉”字样的壘碟客观存在。当地居民世代口口相传，现万天宫后山上一处背靠香炉峰、面朝南川城的山谷平坦，就是古宾化砦之所在，而其侧面一处叫作砦子顶的山头，是守护宾化砦的瞭望哨和堡垒。

但这一切，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考证。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